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懷念金麟

In Remembrance of Jinlin

doi:10.6752/JCS.201710_(24).0017

文化研究, (24), 2017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24), 2017

作者/Author : 廖咸浩(LIAO, HSIEN-HAO)

頁數/Page : 247-248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 :2017/10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710_\(24\).0017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710_(24).0017)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懷念金麟

In Remembrance of Jinlin

廖咸浩*

LIAO, HSIEN-HAO

金麟，我的小妹夫，走的時候，其實我並沒有準備好。並不是因為我不知道他的病況，而是我心底總覺得他的求生意志那麼頑強，或許還會有機會，比如從另類療法中找到其他可能性。

但要回顧與他相處的一切，卻不很容易，因為關係太近了很難不受主觀情感的牽制。然而，他學術上的功力各方已多所肯定，並無需我再多予置喙，倒是他以情為主軸的為人處事亦足為後學之師，也是他讓我最懷念的特質，因此，最後才讓我漸漸能展開對他的追想。

他是一個情感充沛的人。比如他對東海社會系的情感就不常在一般學者身上看到。原因正是他深覺受到這個系的栽培心中銘感至深，而對它有份如家庭般的情感。

對家庭更是如此。「愛家的男人」這幾個字對他而言，可謂當之無愧。他對妻女都呵護倍至，在家更是大小家事都會捲起袖子自己來，更不容易的是他還燒得一手好菜（最後這點跟我們家的男人特別可以溝通無礙。我們家從我父親開始，男性便是家中主廚）。他們家裡總是佈置得舒舒服服。雖然小妹也是個整潔條理的人，但金麟在出主意方面向來頗為積極。因此，家居生活裡看得出他明顯的痕跡。

但金麟並不是個徒有情感的人。他的個性大家都知道，既有不懈的衝勁，思慮又很週密，對每件事情總是全心的投入，因此，與他相處總覺得非常放心。只要按他的建議或規劃即可萬事無憂。比如有回我們一起去蕙蓀林

* 廖咸浩，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。
電子信箱：xliao@ntu.edu.tw

airiti

場。他事先準備得極為週詳，所有該考慮到的細節都在他掌握之中：出發時間，爬山路線，爬山工具，水果食物、結束後的餘興節目等等他都早有規劃，最後大家都盡興而歸。換言之，只要放心的跟著他，整個過程就自然是一場饗宴，而且一切都會在從容自在中完成。正如他的每一次出遊，或甚至生活中的每一個場合。

但他的情感並不只限於我們這些知識領域接近的人。

在社區中生活，他也是成功的範例。因為他私毫沒有學者的矜持，因此與左隣右舍完全打成一片，甚至不時就在各人家中party。然而，這就是他的特別之處。他和隣居不但日常相處融恰，還常一起環島、一起登山，甚至一起出國旅遊。這對一般的「知識份子」（包括我自己）而言，甚至對一般城市居民而言，都不是常見的現象。在我的印象裡（特別是他隣居的說法），這有相當一部份要歸功於他的親和力及組織能力。但更核心的原因，則可能來自他非常基層的家庭背景。

也許就是他這種出於草根的背景，金麟得病這件事並沒有對他旺盛的生命力有任何明顯的衝擊，反而是更激發出他的求生意志。金麟從被宣佈是末期之後，他和我小妹反而更積極更健康的生活。而且他們改變的意志力非常強韌；爲了要貫徹健康的生活，他們從起居到飲食到待人接物，將生活做了全面的轉型：早睡早起、飲食健康、每天運動、常常出遊、正面思考等等。我的感覺是金麟得病後的這幾年，過得又比先前更爲充實豐富，應該可以說是金麟夫婦最能體會生命之美好的一段時光。甚至可以說在這段時光中，他們活出了一段的新的生命。

也許是因爲他自己的意志力，也許是因爲過去這幾年的體悟，或兩者兼而有之，使得他在最後這段時間裡，雖然身體常覺頗爲不適，但卻沒看到他有絲毫的氣餒失志或自怨自艾，也從來沒有因爲病痛而有強烈的情緒表達。因此，我深深覺得他從獲知得病到安詳離世的這段時間，所印證的並不是生命的失敗，而是典範的建立；不是形體的脆弱，而是真情的長存。